聖門人物志

聖門人物志卷二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四配

顔子

顔子名回字子淵魯人無繇子也少孔子三十歲家貧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孔子曰賢

哉回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於吾言無所不悅嘗問孔子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子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子曰齊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

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
集虛虛者心齋也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他日復見孔子曰
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回
曰墮枝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
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問仁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回何如人曰仁人也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回贊易自羲皇堯舜之外不多及
焉孔子問回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回有郭外之田五

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回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志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閒仲由有慍言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不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世不能用有國之醜也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北遊於農山回

與子路子貢辯志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鬭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問爲邦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子曰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卒子哭之慟曰天喪予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魯哀公

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塋曲阜縣防山東南二十里謂之顏林漢高帝配祀孔廟唐贈兗國公元贈復聖公為四配之首 明嘉靖九年改封號曰復聖顏子與曾思孟皆不用公爵配享如故云

贊曰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藜藿陋巷環堵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没表萬邦遂封東土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晳之子也少孔子四十六歲

家貧躬耕縕袍無表顔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性至孝嘗曰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

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故養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則

可謂養志矣曾出薪于野客至家母以手搤臂參即馳歸
問母曰臂何恙乎母曰今者客至搤臂以呼汝耳親沒每
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孝欲養而親不
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待親存也初吾為吏祿不
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
後吾嘗南遊于楚得尊官堂高九仞榱提三尺車轂百乘
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弟子問于仲
尼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
者可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

也孔子閒居曾子侍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大夫之言聞也至于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之其不出户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謂王者言子曰夫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以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是故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參曰大哉明王之道非唐虞三代之盛其曷能如是乎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于察察之之術

歸于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參既曾爲學以三事曰省其身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曰唯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出妻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免于非乎遂終身不娶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既疾革童子
執燭而侍曰華而[illegible]歟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illegible]以著有孝經十篇又述孔子
所傳大學之道作[illegible]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
子二卷目一卷唐志[illegible]二卷志云今此書亦二卷凡十
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已見於
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
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華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
山西麓前有廟子三元中 華孫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

國公元贈宗聖公今祀稱宗聖曾子

賛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刑

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曾子之門人也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嘗

問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思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同矣道為知者傳茍非其人道不貴矣樂朔不悅其徒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

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魯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己也

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孜孜以至

[illegible]乎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謂斯人也者非虛
則愚也穆公問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君與大夫慕周
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
姓修禮隣國其興也勃矣公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繆
公亟問亟饋鼎肉子思標使者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
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為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乃
嘆曰若為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不取於人
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穆

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哉

胡毋豹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在衛貧甚縕袍而無裘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裘子思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

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受也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衛君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

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嬌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子思反於魯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唯志成其志者唯無欲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則知足矣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

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後能起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不喪出母自子思

始也年六十二墓在先聖墓南所著中庸四十九篇其載於禮記者乃其畧也餘有子思子十七卷舊志作七卷宋封沂水侯加封沂國公今祀稱述聖子思子云

贊曰閑居請益世業克昌可離非道闇然日章發揮中庸眎祖有光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鄒人也魯三家孟氏之後母仉氏生三歲父激公宜夜母有賢德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去舍

市旁戲爲賈衒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illegible]徙舍學宮之旁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軻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口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勤學不息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
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
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
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
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
室不與焉今者竊惰在室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
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軻而謂之
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
人過也今子不察于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婦

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道既通游事齊宣王謂王猶足用為善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宣王不能用適梁見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曰叟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嘗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昔滕文公以性善言必稱堯舜文公問為國曰民之為

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發明性善知言養氣作孟子七篇嘆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故求孔氏者必自孟子始其後有騶子之屬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圜鑿其能入乎

卒葬鄒縣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墓前有祠宋封鄒國公

詔配享次於顏子元贈亞聖公今祀稱亞聖孟子

贊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聖門人物志卷二終

聖門人物志卷三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承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十哲上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性至孝蚤喪母後母嫉之冬月以蘆絮衣損而以綿衣所生子一日父令損御車

損體寒失轡父責之而不自理已察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母亦感悟待三子如一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于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于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

以有豢養之色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季氏使為費宰對使者曰善為我辭焉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他日問政于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閔子曰敢問古之為政孔子曰古之為政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策以人為手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數百年而不失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者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

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
是以天地德之而兆民懷之親没三年之喪畢見于孔子
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
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孔子晝息
于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
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有幽沉之聲幽則利欲之
所為發沉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
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
也吾有之向見貓方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

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墓在濟南府
城東五里有祠一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封費
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兄弟莫間其言大夫不仕
善為辭焉算身德行亞於顏淵

冉子

冉雍字仲弓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人孔
子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嘗問孔子
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至刑無所用政桀

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于是乎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壹成而不可更故君子盡心焉聞古之刑教與令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下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書曰哀矜折獄何謂

也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
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
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
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
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問仁孔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
無怨在家無怨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也可使南面
及為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子貢曰
君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録舊罪是冉雍

之行也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為冉堌一在冠縣唐

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封薛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欲恕成性存存南面可使

如客在貧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

辭孔子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

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子貢

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

墜也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齊景公問子貢曰子何師對曰臣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鍾鼓之縣縞素而朝問孔子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

難也吾欲免之柰何孔子曰若欲免之請子貢行魯君命子貢子貢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蓍龜兆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

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衞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定公十五年春邾子益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是年五月公薨哀公七年秋伐邾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孔子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

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憂在内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不如釋魯而伐吳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按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以救魯伐齊以服强晉吳王善之而虞越之爲之後也子貢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於是吳王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吳與齊戰勝必以其兵臨晉君請休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

反魯吳王果與齊人戰於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彊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相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强晉以敝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美言傷信慎言哉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

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賜爾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己有之言人之惡若己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

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
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徇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
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
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
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
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孔子曰賜也予非多學
而識之予一以貫之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曰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

所及也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唐贈黎侯宋加封黎陽侯今祀稱先賢

賛曰賜弗如回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執並其辯一使存魯越霸吳殄終聞性天令德顯顯

仲子

仲子名由字子路一字季路魯之卞人也少孔子九歲好勇力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豭豚劍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劍自衛乎孔子曰古之君子忠以為質仁

以為衛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千里之外有不善則以忠化之侵暴則以仁固之何待劍乎子路曰由乃今聞此言請攝齊以受教孔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君子不可不學子路鼓琴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不感于心暴戾不動于體乃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

之氣乃所以爲亂之風也豈能保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路無宿諾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昏而奠終日不足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也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

曰謝謂由也而不知禮魯有溺者子路拯之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孔子曰魯人必不拯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也非圖報也孔子曰由是也前言戲之也子路爲蒲大夫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寬矣至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

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閑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容盡其美乎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入見曰爲善者天必福之爲不善者天必禍之今夫子積德累仁爲善久矣意者其有遺行乎奚居之窮也子曰居吾語汝汝以仁者爲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汝以智者爲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汝以忠者爲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夫賢不肖者才也遇不遇者時也豈獨丘哉子路悅援戚而舞三終而出明日免於厄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

路慍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為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之歌予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進辭而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子路見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食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初衞太子蒯

聵得過於南子出奔靈公卒衛立輒其父蒯聵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襲攻輒輒出奔而聵入立子路聞之而馳往時子羔為衛大夫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遂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蒯聵與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子路欲燔臺蒯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於是哭於中庭

曰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唐贈衛侯宋追封河內公咸淳三年加封衛公今祀稱先賢

賛曰學未入室業已升堂聞過則喜何用不臧片言折獄千乘知方臨危纓結雖醢而芳

卜子

卜子名商字子夏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受業於孔子讀詩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也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燎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

蓬户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吾恐見其表未見其裏也他日問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子曰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三王之德何以參于天地也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illegible]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此三王之德所以參于天地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

焉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
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
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虚[illegible][illegible]能成其
滿慱也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illegible][illegible]有也故曰
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子夏[illegible][illegible]請志之而
終身奉之商也入聞夫子之道而悅出見[illegible]為[illegible]盛麗而悅
是以得道而肥從欲而癯夫子謂之[illegible]為君子儒無為
小人儒他日語門人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
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

已者處是以君子必愼其所與處者焉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無避金革之事者禮與子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金革之事無避者吾聞諸老聃矣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魯哀公問子夏曰五帝有師乎子夏曰有商聞黃帝學乎大眞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鮫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吾夫子學乎老聃此雖聖人亦必有師也衞靈公使人召勇士公孫悄遭子夏

于道與使者俱見靈公公曰吾召勇士何為召儒趣使者召公孫悁悁至杖劍疾呼發言不遜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褻衣而見我君我謂簡子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將以頸血濺君矣簡子遂朝服而見我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吾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謂齊君諸侯相見宜伉禮去其一鞇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子蓋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也君子之所惡也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

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子之勇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子夏在聖門以文學著於四科後漢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所著有子夏易一卷及詩序釋文舊說云關雎后妃之

德也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此以下則大序
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盡
毛更足成之隋志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
衛敬仲更加潤色孔子亦嘗爲其傳春秋云垂曹州西三
十里有商卜兆存里名卜堌都以此唐贈魏侯宋封河東
公咸淳三年改封魏公今祀稱先賢

贊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
始可言詩喪明為罪離群可悲

聖門人物志卷三終

聖門人物志卷四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　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十哲下

冉子

冉子名耕字伯牛魯人仲弓之族也伯牛以德行著稱孔子節小物則以伯牛侍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

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勵也耕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卒墓在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于東平州西十五里舊有碑刻滕縣亦有伯牛塚唐贈魯侯宋加封東平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德以允性行以淑身並軀賢科顏閔與鄰小物克勤大聖是親不幸遘疾命也斯人

宰子

宰予名予字子我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

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於汝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孔子使予使于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

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絲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子歸以告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何

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宰予問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子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哲睿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説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高辛生而神靈自言

其名博施厚利不于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上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說虞舜孝友聞于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温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睿明智通爲天下帝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主其惠爲民父母四極之民莫敢不服宰我皆曰以予觀于夫子賢于堯舜

遠矣卒墓在曲阜舊縣西南二里唐贈郕侯宋封臨淄公

改封齊公按史記云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

其族孔子耻之索隱云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

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

相涉因誤云然

賛曰朽木不雕糞土何誅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賢孔于堯

無用楚車言語之科聖人之徒

冉子

冉子名求字子有魯人伯牛之族少孔子二十九歲以政

事稱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齊師伐魯及清季孫謂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叔孫孟孫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群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以政在季氏故也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冉有從於朝俟於黨氏

之溝孟懿子呼而問戰焉冉有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
懿子强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懿子曰
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
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
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
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
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
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
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

喻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反後入以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我如誰而欲走乎其伍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止惡足為賢哉徐步而死有子曰會非無壯士也季孫不能使也冉求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武伯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鄒賤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為而奔之公為與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季康子曰子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

之于孔子宋元君夫人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是以不得助葬故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
得備爾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産焉使求薦諸人之宰其可
以稱旌繁乎冉求問孔子曰古者三皇五帝不用五刑信
乎孔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
致治也問先王制法使刑不上于大夫禮不下于庶人然
則大夫犯罪不可以加刑庶人之行事不可以治于禮乎
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耻之
節也凡所謂禮不下於庶人者以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

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也退而記之他日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問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卒葬在滕縣[illegible]伯塚社曾有三冉仲弓伯牛之墓已各有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所考或者此其墓云唐贈徐侯宋封彭城公改封[illegible][illegible]今祀稱先賢

贊曰求也多藝仕於季康能執干戈社稷無殤百乘可宰三年足民文以禮樂聖門之良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五歲受業於孔子孔子以爲習于文學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游退而學禮仲尼遊于觀之上喟然而嘆偃問何嘆子曰大

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勇有所長矜寡孤
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
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閉是謂大同偃曰如此
乎禮之急也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
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
前言戲之耳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

惡烏乎齊孔子曰有也則無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故夫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嘗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子游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

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衛司徒敬子之喪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子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

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之人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之若是何也子游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唐贈吳侯宋加封丹陽公咸淳三年改封吳公今祀稱先賢

讚曰禮樂禔身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學道為多

顓孫子

顓孫子名師字子張陳人一云陽城人少孔子四十八歲問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他日從陳蔡閒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書諸紳孔子閒居子張進曰敢問禮者何也其即事之治也與子曰然君子有

事必有其治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倀倀乎其何所之譬猶終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燭何以見故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勢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辯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錯于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于衆也是故古之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

而去曰師聞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乃七日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鉤鑿屋室雕文咸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焉葉公見之棄而環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師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乃七日不禮是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

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國及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國及家必聞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勿發失言勿掎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病名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卒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唐贈陳伯宋封宛丘侯再封陳國公陞十哲位今祀稱先賢

贊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鄭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篤敬孰云堂堂難與並仁

聖門人物志卷四 終

聖門人物志卷九

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後學郭子章編輯
太原府知府後學趙　彥校正
陽曲縣知縣後學陶嘉璋
交城縣教諭後學彭憲範仝校

先賢上

澹臺子

澹臺子名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

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字武城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失之子羽嘗齎千金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乃投璧于河三投而輒躍乃毀璧而去亦無怪意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尚利于民矣廉于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其南游遺跡墓在鄒縣西北三十里一在歙縣東北三十里唐贈江伯宋加封金

鄉侯令祀稱先賢

賛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行不由徑見必以公南止江沱學者雲從

宓子

史記宓作密 正義作虙

宓子名不齊字子賤魯人宓羲氏之後也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瀕行楊晝送之曰治民之術惟有

釣道二焉夫落餌投綸逐而吸之者鱎也其魚肉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魚肉慱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驅之夫楊晝所謂陽鱎者至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彈琴身不下堂單父理孔子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

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于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已志齊攻魯單父老請縱民穫麥于

賤不聽曰若使不耕者得稷是使民樂有寇
子十六卷唐贈單父伯宋進封單父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宰單父請借善書引肘寤主陽驕是驅彈琴臥理
不下堂除胡為致此君子與居

原子

原子名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家語云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恥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孔子為魯司寇使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辭子

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居環堵之室茨以生蒿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濕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憲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屨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曰吾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匿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為之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墓在費縣西北一百一十五里俗呼為原憲也唐贈原伯宋加封任城侯今祀稱先賢

賛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環堵非病無財乃貧杖藜冠楮牖甕衣鶉可以為難不知其仁

公冶子

公冶子名長字子長齊人家語云魯人名萇字子芝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墓在

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極高一云在諸城縣西四十里唐
贈莒伯宋封高密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子長宏度壯矣魁壘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
夫子所采以子妻之于歸有待

南宮子

南宮子名括一作适字子容魯人家語作南宮縚孟僖子
之子孟懿子之兄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
敬叔僖子將卒屬閱與何忌事夫子而學禮焉故孟懿子
與敬叔師事孔子初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載其寶

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也子游問何謂孔子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于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皆敬叔之功為多也嘗隨夫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也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國有道不廢國無

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以其兄孟皮之子妻之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于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

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寛也令使燕雀為鴻鵠鳳鳥憂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毛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憂亦猶此也妄為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是其不以富得罪矣唐贈郟伯宋加封龔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汝陽侯今祀稱

先賢

贊曰貴而術理富而好施尚德君子爾乃兼之昇𦒿是鄙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公晳子

公晳子名哀字季次家語作公晳克字季沈齊人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貴之嘗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于都惟季次未嘗出太史公曰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唐贈郳伯宋封北海侯今祀稱先賢按通志略有公析氏姬姓衛公子黑背字子析之後也晳亦作析據此當作公晳氏

贊曰天下無行政在群公廉耻道微家臣執崇德義不苟撝默自容卓哉季次凜然清風

商子

商子名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瞿使向齊國瞿年四十使行遠路畏慮恐絕無子夫子正月與瞿母筮告曰後有五丈夫子子貢曰何以知子曰卦遇大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爻生互內象艮別子子應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云何以知之內象是本子一艮八變為二醜三陽爻五於是五子一子

短命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爲漢中大夫唐贈蒙伯宋封須昌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易之爲書彌綸天地知幾其神廣大悉備宣尼五十始精厥義竟授商生用開來學

高子

高子名柴字子羔衛人家語云齊人敬仲傒十代孫也少

孔子三十歲長不盈五尺孔子以爲愚爲魯成宰成人有
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
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
塟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更之子羔曰孟氏不以
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塟
後難繼也哀公問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衞將軍文子將立三軍之廟於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子
曰公廟設於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敢問尊
甲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

祖廟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太祖近
廟皆月祭遠廟爲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曰祖考廟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
之廟而三曰皇考廟士立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四時祭
於寢此自有虞以至於周之所不變也古者祖有功而宗
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也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
稅衣纁袡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
襲婦服子羔仕於衛爲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
亂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

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而死之孔子聞衛亂曰由也死矣柴也其來乎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於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於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昔公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illegible]

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為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自見孔子出入於户未嘗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葬在沂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一在陽穀縣唐贈共伯宋封共城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柴也雖愚嗜學則哲避難不隧方長不折成人為衰用法樹德孝哉[illegible]衣三年泣血

漆雕子

漆雕子名開字子若蔡人或曰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詰之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墓在上蔡縣城北華陂鎮唐贈滕伯宋加封

平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篤志於孔見斁於墨窮理未信求諸六極埒名曾點已見大意雖云形殘何傷於德

樊子

樊子名須字子遲齊人家語云魯人樊皮之後也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弱仕於季

氏齊伐魯及清武叔羨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嘗從夫子遊於舞雩之下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唐贈鄫伯宋封益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始問農圃勤事稼穡已遊舞雩脩慝辨惑稷曲之役

不踰三刻勇哉須也孰云其弱

司馬子

司馬子名耕字子牛宋人向魋之弟也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嘗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時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

適齊懼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塟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加封楚丘侯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睢陽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兄及弟矣忠佞异途罹將废宋耕乃適吳處濁能潔在泥不涔訒言無疚何懼何憂

公西子

公西子名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嘗侍孔子言志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

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他日又對孟武伯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焉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于其赤也至覲其養親則與朋友處然思勝禮也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與之釜請益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問於孔子大夫以罪免而卒其塟也如之何孔子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以罪免也死則塟之以仕禮唐贈郜伯宋封鉅野侯今祀稱先

贊

贊曰宗廟會同噂非諸侯赤為之相大呂天球篤雅有節

莊肅而周養親處友恩禮綢繆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若魯人少孔子十三歲為人強識好古明習禮樂嘗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問於曾子曰聞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

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　之有子曰夫子

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孫曾子曾子不可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

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此非子之座卒魯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唐贈卞伯宋封平陰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人稟秀德氣貌或同而子儼然温温其容秋陽江漢皜皜末從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梁子

梁子名鱣字叔魚齊人以無子欲出妻聞瞿之言而止見於信友以全齊俗叔魚之所存者厚矣唐贈梁伯宋封千乘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七出之條無子則逐聞瞿而止[illegible]所存者厚

全齊之俗卓執對魚千乘芳躅

巫馬子

巫馬子名施字子期史記作旗陳人一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嘗與子路薪于轀丘之下陳之富人有虞師氏者脂車百乘觴于轀丘之上子路與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期喟然曰吾嘗聞之夫子矣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子不知子歟子路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曰予道不行耶使汝以是願也

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治期問于子賤曰子鳴琴而單父治一不[illegible]其勞何也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illegible]是施之未至也

唐贈魯伯宋封東阿侯今祀稱先賢

贊曰志士在溝勇士喪元韞丘之宮子期揚論戴星鳴琴勞逸不倫任人者簡任力者煩

聖門人物志卷五 終